

73年11月1日創刊

# 中央研究院週報

74年6月20日

第33期

## 學術討論會



### ● 近代史研究所 ●

時間：6月20日（星期四）上午 10:00

地點：郭廷以圖書館 郭廷以紀念室

主講人：川本邦衛（日本慶應大學教授）

講題：1. 梁啟超與孫文在東京活動之側面  
2. 革命同盟會與保皇派

### ● 植物研究所 ●

時間：6月20日（星期四）下午 3:00

地點：本所會議室

主講人：王源湖博士

(Dept. of Biochemistry, Tulane Medical School, New Orleans, Louisiana).

講題：DNA Methylation and Sequence-Specific Methylated DNA Binding Protein.

### ● 經濟研究所 ●

時間：6月21日（星期五）下午 2:30

地點：本所討論室

主講人：吳中立先生

講題：An Empirical Study on the Phillips Curve in Taiwan

### ● 民族學研究所 ●

時間：6月24日（星期一）下午 2:30

地點：本所學術討論室

主講人：石磊先生

講題：從手提機到腳踏織機  
——由生產過程看生產組織

### ● 統計學研究所籌備處 ●

時間：6月24日（星期一）上午 10:00

地點：物理研究所 219 室

主講人：王瑞華博士 (ARCO Chemical Co.)

講題：統計在化工上的應用

### ● 歷史語言研究所 ●

時間：6月24日（星期一）上午 9:00

地點：本所會議室

主講人：王壽南先生

講題：論王叔文之為人及其失敗之原因

### ● 動物研究所 ●

時間：6月24日（星期一）下午 3:00

地點：本所會議室

主講人：吳考芸女士（輔仁大學碩士班學生）

講題：文蛤病毒的生化特性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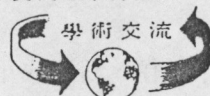
### ● 數學研究所 ●

時間：6月27日（星期四）下午 3:00

地點：本所演講室（106室）

主講人：莫宗堅教授（美國普渡大學）

講題：代數幾何學簡介



行政院荷籍科技顧問潘年堡博士(Dr. A. E. Pannenberg)由科技顧問研究員李琨潤先生陪同，於六月十八日上午來院訪問，拜會了吳院長、韓總幹事，並參觀物理所（由所長林爾康先生負責接待）、及資訊所（由所長竇祖烈、研究員鄭國揚、黃俊雄先生負責接待）。



## 院務簡訊

### 思亮新村電梯維護措施

本院思亮新村（即第三批公教住宅）之七樓、九樓電梯維護期限於六月二十日屆滿。該社區理監事會為安全及方便起見，擬要求崇友實業公司於維護到期前先作一次澈底的安全檢查及共同磋商，並由理事長賴澤涵先生代表與該公司討論維護續約有關之價格事宜（該公司目前擬自六月二十日起七樓電梯每月收維護費貳仟肆佰元、九樓每月收叁仟貳佰元整），再與該公司簽約。

## 出席國際學術會議



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熊秉真女士，於六月十九日至二十三日應邀出席在美國西雅圖舉行之「美國婦女研究學會第七屆年會」，並在「國際組」中宣讀論文「中國近代婦女與兒童的關係」。

數學研究所研究員兼所長劉豐哲先生與研究員劉世超先生，於六月二十三日至二十六日前往美國加州大學（Santa Barbara 校區）參加泛函分析會議。

生物化學研究所研究員兼所長王光燦先生、研究員陳義雄先生，於六月二十三日至二十八日前往加拿大參加「第九屆美國胜肽研討會」。

### 悼 念 傅 京 孫 先 生

編者按：莫靈平本名莫宗堅，

□莫靈平□

現為美國普渡大學數學系教授

四月二十九日的夜晚，我在研究室工作，忽然接到傅先生的噩耗，我先是驚奇、不信，終於定下心來，眼望窗外深沈的黑夜，室內的燈光也似乎暗淡了下來。

在「為賦新詞強說愁」的少年時代，我實是淡泊生死的。如今，人到中年，一位言笑晏晏的友人，忽然不存在了，忽然從一個「時光隧道」離去了，那只能留下一塊空虛，一個生死的禪機。

我隨即放下工作，回到家中，家中寂靜的很，內子已赴傅家安慰傅夫人了。夜清如水，我沈思於懷想：

「優雅的傅夫人伍汶樺能够肩負喪夫之痛，然而，她的心喪是永恒的。

普渡大學電機系將忙亂起來，追悼逝去的講座教授。美國電機學會將出紀念特刊，中央研究院將舉行追思儀式。一切應為學界巨擘舉行的儀式，都會隆重的舉行。

普大中國教授團將會受到震動。無人能料到正當五十四歲壯年，又是生龍活虎般的傅先生，竟英年早逝。傅先生是普大的頭牌教授，替中國人支撐場面。如今，將星已殞，後繼是何人呢？」

知道傅先生的人，將以各自的方式，來紀念他。我與傅先生學科有別，難以敘明他研究工作的奧秘，也無從解說他創立「圖形識別」這門新科學的經過。這將有待於美國電機學會的紀念特刊了。

我所知道的是一個人、一個學者的傅先生。傅先生在中國內戰中長大，少年便逢離亂。離亂使他的性格開朗、堅強。離亂使他珍惜目前的研究工作。因此他總是無日無夜的工作。我們會做過多年的緊鄰，從不會看過他一時的荒廢嬉遊。叱咤風雲的將帥的英雄時代，已經過去了。這是一個開拓人類知識、思想、美感的新時代。新時代的英雄是人類文化的開拓者，而傅京孫先生正是這樣的一位開拓者。

傅先生很關心中國。他不像一些空頭的愛國者那樣大而無當的「愛國」。他以自己的研究工作為基礎，切切實實的為中國培養人材，又不惜數地奔波，為中國設計一些大型的計劃。當這些計劃正逐步開展時，傅先生竟溘然長逝，明燈永熄了。我可以遙想國內悲悼傅先生的同仁們的心情了。

中國之不如人，不是清末所以為的「船堅砲利不如人」那樣簡單，也不是現代某些人所以為的「鋼產量不如人」那樣枝節。實在是人才不如人。傅先生為中國培養人才，影響是深廣、遠大的。

傅先生在二十五年的歲月中，成就了別人百年的研究工作。那樣執着、艱苦的工作，若非從事過研究工作的人，又怎麼能體會呢？你來了，你看到了，你努力了。如今，一笑長逝。從此，碧海晴天，將為後人長相憶。

• 轉載自六月四日北美日報 •